

歷代詩話

六

歷代詩話已集目錄

杜詩

卷上之上

天闕

懷贈

盪胸決眗

幕燕

天棘

袒褐

清新俊逸

船

戶鄉

沒

赤羽

阿戎

盍簪

子規王母

鷓鴣

軒

簿尉

金魚金龜

擔花

逸句

綠沈

長雨

不喜

花鬚

嶧嶢

天子馬

卷上之中

頭白鳥

曲江

忘

孔巢父

禿節

中去聲

黃羊蘆酒

假對

黃閣

白首黑頭

更

北征

活國

卷上之下

引坐

常參入閣

雞棲

紫遷

燕支

左省

請急

酒價

肝

車箱箭括

三意

踢層冰

茱萸

蕭京兆

雪滿山

慳風

腹腴

張鎬

匡山

姑嫜

合昏

東南雲

魚龍鳥鼠

白題

不夜城

鳳林

瘧疾

筆

嫖姚

海運

卷中之上

鐵堂

犖

黃獨

裹

石笱

稚子

梅雨

東絹

閭丘

芋栗

野航

揚州

舍南舍北

也音夜

竹根

賣文

花卿

功曹

三奇

蕩船

錦竹

阜帽

乳酒

檻

生成

萬里

玉帳

一點

蔚藍

蓴羹鹽豉

草堂

漏天

元二

卻

左擔

反舌

醉如泥

惆悵

卷中之中

浣花谿

雲根

雨腳

明光

諱閑

投

杜鵑

哺子

汝陽

潑刺

四十圍

最能

律細

酒盧

阿段

滄江樹

存歿

北斗

荔枝

社日

含蓄

孤帷步檻

秋萼

點朝班

倒句

伊呂蕭曹

悶

添線

書雲

落句

動搖

瀆漫

老子

屠蘇

石櫬

白鳥

崑崙月窟

水明樓

卷中之下

紅鮮

烏鬼

呂太一

舞劍器

太甲

遮莫

龜年

老馬

顧八分

硃

王珪母妻

龍鳳姿

蘇渙

王季友

行藥

奪胎

齧膝

折

周顥

李杜

卷下之上

律詩法

卷下之中

錄品

卷下之下

錄箋

卷上

杜陵世系

卷中

年譜

卷下

正傳

歷代詩話卷三十四

己集一

翁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詩卷上之上

天闕

遊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王荊公曰
天闕蔡興宗曰天闕楊升庵曰古字窺作闕王弇州曰
當如舊字作闕闕咸失之穿鑿

吳旦生曰詩題下魯言注云龍門在東都河南縣地
志云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東都記云龍門
號雙闕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水經注云昔大禹疏
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閒北流故謂

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焉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
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傳毅賦
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故山谷校本所謂此
游龍門詩用闕字何疑多識錄云妄改爲關又改爲閥皆非後見文太
青云天官鍼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爲闕梁蓋
北河南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亦象魏縣書之府愚
謂黃河應天漢而京洛之南爲伊闕伊闕古所謂闕
塞蓋雙闕也老杜謂伊闕應天闕云爾雲臥者伊陽
之北止卽鳴皋之派長殆百里如雲臥然龍門南直
臥雲或云然余觀本注亦謂臥字可虛可實公殆據

天官地紀以命辭得太青抉出更勝

懷贈

容齋四筆曰杜集懷贈太白凡十四五篇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別杜補闕者是已然杜爲左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爲華州司功迤邐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之嘲亦好事者撰耳

吳旦生日飯顆山句胡苕谿亦言李集中無此疑後人所作余觀元遺山詩山頭杜甫長年瘦樓上元龍先日豪張伯雨詩直想瘦生如飯顆竟從痒處得麻姑元人往往用此亦何不細考也最可笑者鶴林玉露謂李贈杜云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

珊瑚也杜寄李云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纏
密也遜齋閑覽謂二人名既相遇不能無相忌荆公
亦指陰鏗之比爲彼此相軋容齋獨闢之良有識但
據藝苑雌黃引李集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詩魯郡東
石門送杜甫詩鑿鑿載名則何云不見一句也

學林新編云或言甫贈白詩往往似陰鏗乃所以鄙
白也按子美寄鄭監李賓客詩鄭李先時論文章並
我先陰何尙清省沈宋歛連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
宋玉也以陰居四人之首則贈太白詩非鄙之也乃
深美之也

西谿叢語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如柳色黃金

嫩梨花白雪香乃陰鏗詩也

盪胸決眥

望嶽詩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

吳旦生曰廣韻藻注謂盪胸蓋本山之胸也借言雲之潤氣盪滌人之胸也三山老人語錄云張平子南都賦清水盪其胸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老杜借用二賦中字也胸與眥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

幕燕

對雨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

吳旦生日王原叔注引左傳季子曰夫子之在此猶

燕之巢於幕上按季子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鍾故云
燕巢幕上言甚危也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
甚元燕之巢幕上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游沸
鼎之中燕巢飛幕之上不亦惑乎皆用甚危之意金
劉鵬南詩燕巢幕上終非計乃合本意如言燕概及
巢幕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詩巢幕無畱燕遵
渚有來鴻則失實矣

姚合詩驚飆墜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
砌鳥暴雨失池魚皆似杜句

天棘

已上人茅齋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

吳旦生曰鄭樵云天棘柳也按茶瓜留客已是深夏
柳老葉濃不可言絲一誤羅大經云佛書終南長老
夢天帝賜青棘之香言蓮香如棘香爾按兩句開說
未是串釋因此改蔓作夢二誤齊生云凱風棘心天
天天棘當是天棘之訛按凱風注棘心稚弱未成天
天言其少難以言蔓三誤不若依舊注作天門冬爲
是本草經云天門冬一名顛勒本草索隱云天門冬
在東嶽名淫洋霍在南嶽名百部在西嶽名管松在
北嶽名顛棘內篇云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延門
冬或名顛棘顛與天聲相近而互名也山海經小徑
之山有草名蘭赤莖白華如顛冬也顛冬天門冬也

爾雅髦顛棘注細葉有刺蔓生學林新編云天棘其
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據此則蔓字亦非
浪下

袒褐

冬日懷李白詩袒褐風霜入

吳旦生日俗本誤作短褐升庵云袒音豎二字出列
子按袒俗讀若短詞人有卽用短服者升庵已證其
非說文袒豎使布長襦趙凡夫箋云詳襦訓袒當从
短乃豎使衣服之所宜也襦訓短衣而豎訓長襦則
說文長字疑爲短誤耳余按始皇紀贊寒者利袒褐
貢禹傳袒褐不完注云袒者謂僅豎所著布長襦也

則說文當亦據此邪荀子作豎褐方言自關以西謂之袒褕亦曰袒褐甯戚飯牛歌袒袴禪衣直至軒杜又有寄韋尹詩江湖漂袒褐霜雪滿飛蓬橋陵詩諸生舊袒褐旅泛一浮萍詠懷詩賜浴皆長纓與宴非袒褐遺興詩吾憐孟浩然袒褐卽長夜北征詩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袒褐賈島送胡道士詩袒褐身披漬野苔韓退之詩牛被文繡兮士無袒褐陸放翁詩袒褐奇溫等狐腋寒蔬脆美敵熊蹯

清新俊逸

西清詩話曰嘗於汴中逆旅與同行論杜詩旁有一押糧運使臣或顧之曰爾亦觀杜詩乎曰生平好觀然多

不解因舉白也詩無敵相問曰旣言無敵安得卻似鮑昭庾信座中不能遽對漁隱叢話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能清新自能兼之此其所以無敵也武弁何足以知之

吳旦生曰芥隱筆記王仲言有南唐澄心紙書此詩白也詩無數飄然意不羣清新庾開府豪邁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話斯文洪容齋謂無敵別本作無數殆好事者更之蓋指此也如寒山子詩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言旣似秋月碧潭乃以爲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當如何說耳觀

此可與杜詩相發蓋武弁是天下聰穎人方能出此

辨折以啟詞家神智

蜀中詩話云庾信詩奉和趙王泛江喜雨送軍賚酒等篇不一

而足想趙王自是作者惜不傳耳杜少陵寓蜀久每以自況見諸篇什者曰清新庾開府曰庾信哀雖好

曰庾信平生最蕭瑟莫年詞賦動江關按庾信哀雖好子美在潼川作是時同漢中王遊汎故以趙王喻

漢中也江關係夔府庾信奉和汎江云春江下白帝畫舸向黃牛卽此地

船

飲中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

吳旦生曰山谷謂蜀人以衫領爲船而定功引范傳正作白墓碑云元宗泛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或以衣領爲船妄也余按代醉編云襟紐爲衣船此語爲長雖見天子而披襟自

若有以見太白之醉甚矣

冷齋夜話云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閒用方俗言爲妙如奇男子行人羣中自然有穎脫不可干之韻老杜八仙詩序李白曰天子呼來不上船方俗言也所謂襟紐是也

戶鄉

寄河南韋尹詩戶鄉餘土室誰話祝雞翁

吳旦生曰行本作難說蔡興宗較作誰話二字按韋濟爲河南尹老杜有故廬在偃師濟屢訪問之故老杜寄此詩蓋偃師有戶鄉也搜神記云祝雞翁者洛陽人也居戶鄉北山下養雞百年餘雞至千餘頭皆

有名字欲取呼之名則種別而至後之吳山莫知所
去矣風俗通謂俗傳雞本朱氏翁化爲之故呼雞皆
曰朱朱說文解弱弱二口爲謹州其聲也讀若祝祝
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弱與朱相似耳野客叢書引
施肩吾詩遺郤白雞呼弱弱弱音祝

天寶中濟授尚書左丞嘗見放懷集云杜每朋友至
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妝
飾豈卽其人邪

沒

東坡志林曰子美詩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
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改

此字覺一篇神氣索然冷齋夜話曰沒誤作波非惟無氣味亦分外閒置波字

吳旦生曰漫錄謂鮑昭詩翻浪揚白鷗李頎詩滄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耶野客叢書云善爲詩者但形容渾涵氣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滄浪不盡之意且滄浪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而知又何待言其出沒耶改此一字反覺意局余按詩鳬鷺在涇鳬鳬屬蒼黑色鳬好沒鷺好浮故鷺一名漚今字从鳥後人加之也漁隱叢話云禽經鳬善浮鷗善沒以沒字易波字東坡言益有理冷齋以沒字易浩字其理全不通浩蕩謂煙波也今云波沒蕩亦不成語余竊以苕谿一引而二誤矣禽經既倒易而冷齋謂沒誤作波非

誤作浩也蓋鷗品最閒沒非其性公又詩鷗行炯自如鶴林玉露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皆炯自如者也觀此則公必不以沒字輕待鷗矣

赤羽

故武衛將軍挽詞云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

吳旦生日脩可注引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雲麓漫鈔云此章言將軍善舞劍及鳴弓則赤羽謂箭言弦不虛發發必得獸可以供千軍之膳苟如所注則不與下句對而意殊遠矣

阿戎

藝苑雌黃曰杜位宅守歲詩破題云守歲阿戎家又有
盍簪誼櫪馬列炬散林鴉之句潘惇詩話謂舊本作守
歲阿咸家杜位子美姪也當以阿咸爲是故東坡除夜
詩欲喚阿咸來守歲林鴉櫪馬鬪誼譁正用杜語則知
今本作阿戎者誤

吳旦生日杜位公弟也公有送柏二別駕因示從弟
行軍司馬位詩云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
銀注引宋書謝惠連善屬文族兄靈運曰每有篇章
對惠連輒得佳句蓋以惠連況位也阿戎卽如云惠
連耳按齊主將廢鬱林王時王晏從弟思遠謂兄荷
世祖厚恩及此引決可保身家晏不聽及拜驃騎謂

子弟曰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注云晉宋閒人多謂從弟爲阿戎此出通鑑正史注而陸魯望小名錄謂阿戎爲思遠非是觀此則位宅宜作阿戎家矣王原叔注引王戎事此阮籍對王渾而呼阿戎則是父子閒事引之未當

盍簪

杜位宅守歲詩盍簪喧櫨馬列炬散林鴉

吳旦生日大易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集也謂朋來之速王應麟云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詳杜詩意似以爲冠簪之簪失大易本訓

困學紀聞云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婿也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懷歸尙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

子規王母

元都壇詩子規夜嚦山竹裂王母畫下雲旗翻

吳旦生曰上句張邦基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下句張表臣引秋興西望瑤池降王母爲證余竊以二者皆失按峩山記云漢竇誼放浪不羈月夜聞子規嚦曰竹裂吾可歸峩眉是夕竹裂天明遁去武帝三徵之不起酉陽雜俎云齊郡函山有鳥名王母使者昔

漢武帝上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函化爲鳥飛去
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墨莊漫錄云中
官陳彥和言頃在宣和閒掌禽苑蜀中貢一種鳥狀
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則尾開裏裏如兩旗名
曰王母則子美所言乃此禽也據此則子規王母應
並屬鳥而竹裂旗翻亦工對矣

若以王母爲降瑤池者則風俗通呼虎爲李耳亦將
以李耳爲來函關者邪一笑方言虎陳衛宋楚之間謂之李耳注云虎食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故

鶠鶠

贈張垍詩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鸞鵠

吳旦生曰鶡一作鷗爾雅鷗字注云鷗鷺鷗似鳧而
小膏中瑩刀埠雅云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鷗鷁
之膏則瑩謂其膏可以塗刀劍令不鏽戴嵩度關山
云馬銜苜蓿葉劍瑩鷗鷁膏李長吉劍子歌云鷗鷁
淬花白鷗尾衛象詩鷗鷁新淬劍光寒公又有大食
刀歌云鑄錯碧瑩鷗鷁膏鎔鍔已瑩虛秋濤

軒

贈哥舒翰二十韻云軒墀曾寵鶴

吳旦生曰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軒大
夫車也說文軒曲輶藩車賈子云衛侯喜鶴有飾以
文繡而乘軒鮑明遠鶴賦入衛國而乘軒浮谿詩人

閒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爲太子令

日若官蝦墓可給廩今公以爲軒墀之軒誠誤矣然余思淹博

如公何誤至此因計墀字或是犀字之訛蓋犀軒卿車也公意以卿大夫之車而寵鶴乃於傳意無失也天啟中徐子贈鶴詩未許軒墀分氣色錢牧齋代鶴答云軒墀曾是誤恩來此皆用杜而惜其未審也

簿尉

墨客揮犀曰杜甫贈高適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愈贈張工曹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閒杜牧寄小侄阿宜詩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動勸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有過則受笞

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吳旦生曰杜詩鮑注云非謂簿尉受杖杖有罪者爾退之謂栖栖法曹掾敲榜發姦偷此豈受杖者邪余以屬吏受杖蓋不獨唐時有也野客叢書所引前漢王嘉爲宰相裸躬受笞司馬遷謂陵夷至於捶楚之間此猶臣下受人君之杖耳若後漢戴宏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三國志黃蓋爲守長署兩掾教曰若見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世說載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交言武帝敕雄復脩君臣之好北史庫狄連爲鄭州刺史開府參軍皆加捶撻魏收爲中外府主簿頻被笞楚唐書

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浙
西觀察使韓皋封杖決安吉令孫解簪杖十下而死
劉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訖而奏杜牧之謂尹坐
堂上階下拜兩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此正
明驗古人屬吏受杖之說也

金魚金龜

漁隱叢話曰太白有句云金龜換酒處子美有句云金
魚換酒來世言換酒必曰脫金貂殊不知二公又有金
龜金魚之異名也

吳旦生曰讀二詩而唐制之因革存焉佩魚始于唐
永徽二年以李爲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元

武爲龜也李云龜蓋白弱冠遇賀監尚在中宗朝未改武后制也杜云魚蓋開元中復佩魚也按孔毅父談苑云三代以韋爲算袋盛算子及小刀磨石等魏易爲龜袋唐書車服志唐初文武職官並給隨身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爲龜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龜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

檐花

楊升庵曰燈前細雨檐花落注謂檐下之花恐非蓋謂檐前雨映燈花爲花爾後人不知或改作檐前細雨燈

花落則直至無味矣

吳旦生曰趙次公注引劉邈檐花初照日之語漁隱叢話引周美成詞浮萍破處檐花簾影顛倒以爲檐花二字用杜少陵全與出處意不相合野客叢書云王遲詩共取落檐花何遜詩檐花落枕前不知劉邈之先已有檐花落三字矣李白詩檐花落酒中李暇亦有檐花照月鶯對棲之語不但老杜也詳味周用檐花二字於理無礙漁隱謂與少陵出處不合殆膠於所見乎余想漁隱看杜與升庵同意故謂周詞不合總之興會所致隨意落筆何必泥於出處也

逸句

陸三汀語升庵曰麗人行古本珠壓腰被穩稱身下有足下何所著紅蕖羅韞穿鑑銀二句今本無之蔡衡仲擊節曰非惟樂府鼓吹兼是周昉美人畫譜也海錄碎事云被裙也居業反

吳旦生曰錢牧齋謂徧考宋版並無之楊氏詩話往往改竄僞託以欺後人流俗多爲所誤故辨之於此余觀麗人行本非老杜極筆頭上何所有背後何所見亦是繁欽定情之遺添入足下何關有無況所添句亦拙實少致王弇州以爲泓渟有妙趣吾不信也

綠沈

重過何氏詩兩拋金鎖甲苔臥綠沈館

吳旦生曰周少隱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
爲綠所沈有將軍不好武之意薛蒼舒以綠沈爲精
鐵趙德麟以綠沈爲竹楊升庵以綠沈色爲漆飾鎗
柄王勉夫謂綠沈不可專指一物如梁武帝食綠沈
瓜王逸少綠沈漆管筆唐太宗詩羽騎綠沈弓韋朗
作綠沈屏風石季龍用綠沈扇蓋有物色之深者爲
綠沈也胡元瑞又謂物色深不若言綠色深者爲綠
沈也余觀武庫賦云綠沈之鎗殷文圭贈戰將詩綠
沈鎗利雪峰尖犀甲軍裝稱紫髯則鎗自屬鐵其色
乃綠沈耳若杜牧之脞壓綠檀槍檀與沈相近而
壓字不逮臥字多矣總之二句神情全在拋字臥字

言外見武備全弛而漁陽一鼓倉卒陸沈有所以召之也

長雨

東皋雜錄曰闌風伏雨秋紛紛乃仗之誤闌珊之風冗仗之雨也漁隱叢話曰世說王忱求簾于王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則冗仗用此長字爲是集韻去聲與仗字同音杜詩舊本作長雨東皋謂伏乃仗字之誤非也

吳旦生曰荆公謂伏當作仗山谷謂當作長漁隱證之極確劉會孟謂伏疑仗仗又疑長愈失本眞此未曾深考耳蔡邕霖賦懸長雨之森森此則老杜所自

出也按字學集要云長餘也多也冗也贅也論語長一身有半同作去聲白樂天詩司馬人閒冗長官陸機文賦文固無取乎冗長亦去聲公故有冗長吾敢取之句又哀王孫云不敢長語臨交衢舊注長音仗乃贅言也

不喜

劉貢父詩話曰歐公不甚喜杜詩然於李白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超飛揚爲感動也

吳旦生曰邵伯溫聞見錄歐公於詩主退之不主子美劉原父每不然之後山詩話歐公不好杜詩予每與魯直怪爲異事庚谿詩話云世謂公不好杜詩觀

六一詩話載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多脫誤其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善本乃身輕一鳥過陳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鮮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目錄曰秦嶧山碑非真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杜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故也六一於杜詩旣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眞僞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

花鬚

陪李金吾花下飲云隨意數花鬚

吳旦生曰王逸少居山陰或點數花鬚摘撚咀嗅怡然自若公蓋用此金人周德卿詩曾數花鬚傍藥闌元范德機詩日長獨坐數花鬚亦此事也按劉淵林三都賦注云蕊香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花鬚頭點也潘岳石榴賦繩的點乎紅鬚夏侯孝若石榴賦冒紅芽於丹鬚儲光羲薔薇詩高處紅鬚欲就手王荊公梅詩鬚撚黃金危欲墮張文潛梅詩誰知檀萼香鬚裏張吉甫詩碎粘粉紫鬚齊吐

嶠嶢

咏懷詩御榻在嶠嶢

吳旦生曰集韻作峩岩按嶧一作霓文選直墆霓以
高居墆徒結切霓五結切逸雅霓靨也其體斷絕見
於非時此灾氣也傷害於物如有所食齧也一作蜺
音泉屈虹也天文志抱珥蜺蜺韻會凡虹雙出色鮮盛
者爲雄曰虹差暗者爲雌曰蜺亦作蟄天官書其蟄
者類闕旗一作𧈧音泉山海經君子國𧈧𧈧在其北又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在𧈧𧈧北注𧈧蟠螭
也逸雅云蟄𧈧其見每于日在西而見于東掇飲東
方之水氣也見于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

天子馬

艇齋詩話曰老杜詩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當是天馬

之子

吳旦生曰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
百里黃山谷引以爲證蔡博卿亦引之蓋公作天育
驃騎歌用此成語爲起句渾然天成當從諸本作天
子之馬

題下注云天育廄名故歌云遂令大奴守天育漁隱
叢話云東坡題此歌于天育驃騎圖後寫作大奴字
天育則天育爲大奴字也矯矯龍性合變化合字亦
寫作舍字定武有此石刻

歷代詩話卷三十四

詩三十四

歷代詩話卷三十五

己集二

岑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詩 卷上之中

頭白烏

漁隱叢話曰哀王孫云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
上呼頭字當作頸字蓋烏無頭白者

吳旦生日楊升庵引三國典略云侯景篡位令飾朱
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許集于門樓童謠曰白頭烏
拂朱雀還與吳杜工部詩蓋用其事以侯景比祿山
也余喜其言得老杜嗟異之意漁隱以故常律之失
其旨矣續博物志云白頭羣飛爲鷺烏大而白頭爲

倉烏安得謂烏無頭白也

曲江

春明退朝錄曰唐曲江開元天寶中嘗有殿宇安史之亂遂盡圯廢文宗覽子美詩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及兩岸建亭館焉

吳旦生日蔡傅卿注曲江爲京都勝賞之地遭祿山焚劫之後荒涼公故有感也余按江以水流屈曲謂之曲江水經瀧水南經曲江縣昔隸曲紅曲紅山名漢周府君碑亦作曲紅古字紅江通司馬相如賦臨曲江之醴洲顏師古云曲岸之洲曲江也漢武帝穿以爲官春苑程大昌云漢爲宣帝樂游

廟

廟至唐世基迹尙存

亦名樂游苑亦名樂游原基地最高有

公

樂遊園

詩公子華筵地勢高秦川對酒平如掌秦川卽樊川也坐中得見秦川可知其高

隋以其

地高不便爲居人坊巷而鑿之爲池以厭勝之爲芙蓉池

且爲芙蓉園

韓退之詩曲江千頃荷花淨平鋪紅蕖蓋明鏡劇談錄云

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

園慈恩寺都人遊翫盛于中和上巳之節長安志云

文宗太和九年發左右神策軍各一千五百人淘曲

江脩紫雲樓綵霞亭仍敕諸司如有力欲創置亭館

者宜給與閒地任其營造

蓬窗續錄云曲江宴唐初設以慰下第舉人其後弛廢有司不復飭而進士會同年於此開元時立爲令

典造紫雲樓於江邊至期上率宮嬪垂簾觀焉命公卿士庶大酺各攜妾伎以往倡優緇黃無不畢集先期設幕江邊居民高其地值每丈地至數十金或園亭有樓房者直至百金先期往宿是日商賈皆以奇貨麗物陳列豪客園戶爭以名花布道進士乘馬盛服鮮裝子弟僕從隨後率務華侈都雅推同年俊少者爲探花使有匿花於家者罰之公卿勳戚皆以是日揀選東牀故唐人重進士謂衣骨並香蓋其始不過爲眊窌解悶之舉而其後以優賢俊其末則以恣豪舉崇游觀矣白馬之禍至使清流爲濁流盛極而衰侈極而變曲江爲之濫觴也

忘

哀江頭云欲往城南忘城北注謂公朝哀江頭暮又問
史思明連結吐蕃入寇欲往城南省家倉皇之際心曲
錯亂忘南而走北也漁隱叢話曰楚辭中心瞀亂兮迷
惑王逸注云思念煩惑忘南北也子美蓋用此語

吳旦生日諸本皆作忘字然觀王荊公送吳顯道云
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應識又作十八拍云
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此皆集杜句也
卻皆作望字或以爲舛誤或以爲改定陸放翁云北
人謂向爲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
能記南北之意余按忘字可作仄聲讀元馬廬中詩

一歲春光一半空鶯聲強在雨聲中老來言語渾都忘病起篇章漸不工

孔巢父

韻語陽秋曰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李白嘗受璘辟爲府僚璘敗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爲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吳旦生曰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與李白隱祖篠山號竹谿六逸按唐書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

淮薦巢父爲參軍皇甫冉送以詩云共許陳琳工奏
記知君名宦未蹉跎然其以宣慰田悅而奏功復以
宣慰李懷光而被害故楊廉夫樂府云孔巢父竹谿
流竹谿之水可飲牛胡爲去干肉食謀又云孔巢父
不歸去十年東海迷煙霧釣竿空負珊瑚樹蓋惜其
不終爲竹谿之逸也且不悟老杜掉頭入海之意故
卽用杜送時語以惜之也然則杜送歸一詩不但於
太白有微意更於巢父有微意也

盧德水云孔巢父振奇人也送行作復出子美手詩
卷長留天地間贈人自贈俱在其中洋洋樂哉又置
酒者蔡侯也兼呈者李白也尋禹穴而訊謫仙臨前

除而對靜者遠致清光彈琴月照此與冬末以事之
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晏飲同一妙境
夫子美已起身出城矣於疾風暗塵中開眼忽見雲
卿豈不喜出意外於是拉雲卿復往劉宅會宿雲卿
亦不以生客自嫌攜手徑造當是時劉侯歡甚張鎧
促饌從殘局翻出新局賓主友朋相視而笑此一段
光景至今令人迴環則詩雖欲不佳得乎

禿節

竹坡詩話曰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詩一卷如握
節漢臣歸乃是禿節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如晚
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不知宋氏家藏爲何本使得

盡見之其所補亦多矣

吳旦生曰升庵言後漢張衡傳蘇武以禿節效貞杜用此語焦弱侯言禿節今本作握節王右丞詩節旄禿盡海西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每如此

中去聲

東臯雜錄曰詩蒸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釋文張仲反故老杜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

吳旦生曰中字或去聲用或平聲用如老杜此詩又漢運初中興李義山詩言皆在中興蘇子瞻詩威聲

又數中興年呂居仁詩早爲吾君了中興袁海叟詩
最愛羣公交薦日正逢天子中興年此則去聲用中
字也如杜詩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側
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李義山詩身閒不覩中興盛
此則平聲用中字也

敖東谷云中興之中字漕運之漕字韻書皆讀作去
聲近見學究多讀作平聲訛矣

黃羊蘆酒

送從弟亞赴河西詩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

吳旦生日宋人解謂黃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類麋鹿
塞外所造酒荻管吸瓶中故曰蘆酒也餘冬序錄云

按今陝西有黃羊大如數歲羝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南同其肉肥美膏黃厚而不羶川中人造酒荻管吸瓶中信然陝以西人則高盆貯糟飲時量多少注水盆中竅盆吸之水盡酒乾謂之瑣力麻酒又曰雜麻酒卽蘆酒之遺制野談云秦蜀之人醞酒於缶飲以筒名咂麻酒亦曰瑣里麻石林燕語云隴右人造嗜酒以荻管吸於瓶中以是知秦蜀去西徼爲近故其法盛傳

假對

石林詩話曰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竊意今日字當是令

尹字傳寫之訛耳

吳旦生日假雲以對日謂之假對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杜牧之詩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名白日懸亦用此意也如老杜拘杞因吾有雞栖奈汝何次弟尋書札呼兒檢贈篇又唐人詩牀頭兩甕地黃酒架上一封天子書又三人鎧腳坐一夜掉頭吟又鬚欲靄青女官猶佐子男皆此例

黃閣

贈嚴八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

吳旦生日舊唐書嚴武傳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元年改門下省爲黃門省故稱

黃閣時公爲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詩中云官曹可
接聯也錢起送張員外出牧岳州詩自憐黃閣知商
在不厭形襜出守頻亦此意也國史補云宰相相呼
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觀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
肅韓佽曰二閣老不用封敕此亦一證

綯素雜記天子曰黃闈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
扉太守曰黃堂余考野客叢書謂朱門洞啟當陽之
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漢
舊儀謂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然名爲黃閣初非用黃
蓋是漢制而非唐時稱謂也黃扉者卽黃門之義黃
堂者春申君在郡塗雌黃以厭火災遂爲郡治之故

事

白首黑頭

復齋漫錄曰江總自京南還尋故宅詩紅顏辭鞚洛白
首入輶輶杜子美晚行口號云遠媿梁江總還家尙黑
頭總詩白首則非黑頭矣錢牧齋小箋曰總十八解褐
年少有名侯景之亂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曰梁江總以
總在梁遇亂尙年少也劉辰翁云著一梁字見其自梁
入陳又自陳入隋歸尙黑頭也不知總入隋年七十餘
矣劉之不學如此

吳旦生曰其遇亂時尙少正於梁字見黑頭乃老杜
筆妙焦弱侯謂梁字春秋之筆反隔一塵而南還尋

故宅又別是後來事故白首黑頭各不相礙如元張思廉詩君不見黑頭江令承恩早王中立詩歸來江令頭空白一說承恩一說歸來則兩無害也不然老杜有復愁詩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豈杜公自相刺謬邪

楊升庵謂總歷梁陳隋至唐貞觀中九十餘矣長安九日詩在唐時作觀此則牧翁之駿辰翁爲益可信永樂中瞿宗吉詩孰能耐久如江令垂老還家尙黑頭亦誤取辰翁語耳

更

冷齋夜話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言更相秉燭照

之恐尙是夢也更字當作平聲讀若作仄聲則失其意矣

吳旦生曰冷齋說支離宜訂作仄聲爲妥老學庵筆記言夜已深矣宜睡而復秉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

妄云當平聲讀烏有是哉

唐詩紀事云盛文肅嘗夢朝上帝見殿上題扇云夜

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初謂天土之作已而知子美詩也

北征

冷齋夜話曰老杜北征詩唯昔艱難劉會孟本作憶昨狼狽初事與前世劉會孟本作古先別不聞夏商劉會孟本作殷衰終本作中白誅褒妲意者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官軍誅佞天子含妖姬羣吏伏門

屏貴人牽帝衣白樂天長恨詞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
蛾眉馬前死乃是官軍迫使殺妃子歌詠祿山叛逆耳
孰謂劉白能詩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北征詩識
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吳旦生曰車若水亦言予美北征讀之感泣有功名
教如樂天長恨全是姍笑君父以敗亡爲戲更無惻
怛憂愛之意墨莊漫錄亦以爲元微之連昌宮詞過
於樂天長恨歌白止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
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
爲優也乃何元朗稱長恨爲古今長歌第一而嬾眞
子謂明皇太眞之事本有新臺之惡而歌云楊家有

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故世人罕知其爲壽王

瑁之妃得春秋爲尊者諱義此皆未審立言之要歸

也

夢谿筆談云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

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

活國

許彥周詩話曰北征詩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旣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支持矣元禮首議誅太眞國忠輩近乎一言興邦倘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吳旦生曰公所以稱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也又有鹿頭山詩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謂冀國公裴冕亦與此活字同看山谷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

諫之可活國蓋用此

歷代詩話卷三十五

卷之五

歷代詩話卷三十六

三集三

毒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詩 卷上之下

引坐

陳無功曰晉以後有宮人參隨侍朝故杜詩云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至朱梁革易遂沿後世肅觀

吳旦生曰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鄭谷入閣詩亦云導引出宮鉏也文昌雜錄云天祐二年十二月敕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

宮人引導則是考杜出天祐前尚有此典制然在唐

昭宗天祐閒已罷非至朱梁始革易也

開元禮疏云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寮周隋相沿國家因之不改

常參入閣

晚出左掖詩春旗簇仗齊又臘日詩還家初散紫宸朝

吳旦生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

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

羣臣曰入閣蓋宣政前殿也

大明宮正殿曰含元舍
元之北爲宣政卽古之

內朝謂之衙衙有仗

唐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
仗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閣

外號曰內仗

紫宸便殿也

宣政之北爲紫宸卽古之燕朝也

謂之間

朔望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則知左掖詩爲宣政之正衙而臘日詩爲紫宸之內衙矣

唐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望朔朝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監察御史員外太常博士日朝爲常參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爲九參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五日一朝爲六參時多御宣政正衙立仗廊儕而退開元以朔望上宗廟牙盤避正殿移御紫宸卽喚仗入閣乾符以後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廢仗而入閣有仗遂以入閣爲重至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入閣亦廢常參官赴正衙

對立宰臣押班傳不坐卽退後唐明宗詔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李琪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閣然終不能正也

雞棲

陳輔之詩話曰明晨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此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之意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吳旦生曰趙子常注結句見晚出之情騎馬見出欲雞棲見晚而他注引國風雞棲于埘以見日夕意耳余按魏文帝以劉放爲中書監孫資爲中書令魏晉

世語云劉孫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
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復能幾指劉與孫
也今公言簇仗則自宣政殿而出左有門下省右有
中書省其于獻納焚草之餘猶有懷懷忠惟恐覆
餗之懼故引雞棲樹以自勵此又朝乾夕惕若之旨
也韋承慶詩清切鳳凰池扶疏雞樹枝張文琮詩影
照鳳池水香飄雞樹風注云雞棲樹卽阜莢樹

紫邏

送賈閻老守汝州詩雲山紫邏深

吳旦生日舊注邏塞也取巡邏之義余謂不然九域
圖云汝州有紫邏山則是送賈至出守汝州故舉其

地之山而言也元遺山寄王德新詩紫邏留行客黃
流隔戍城時德新在汝州也按邏作去聲楊煥然詩
紫邏堪高臥元經擬其傳歐陽原功詩道吳山頭龍
目臥疊嶂重岡深紫邏靈湫瀑布千尺長古寺神杉
十圍大

燕支

竹坡詩話曰徐陵玉臺新詠序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
地燕支偏開兩靨古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中
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爲婦人色而俗乃用胭脂或臙脂
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著雨臙脂溼亦用此二
字白樂天三千宮女臙脂面卻用此二字殊不可曉

吳旦生曰古今原始載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爲

桃紅妝則事物考謂秦宮中悉紅妝其物自秦始非

也余氏辨林云蓋燕國所出故名燕脂今人寫燕字

復加月甚有因旁加月者失其本矣余觀河西舊事

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

婦女無顏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紅藍北人采其

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妝作頰色鮮明可

愛然則燕支焉支胭脂臙脂字皆可通用

雲麓漫鈔
二云舊謂赤

白之閒爲紅卽今所謂紅藍也西域一名黃藍博物

志謂黃藍張騫所得收其花俟乾以染帛色鮮于茜

謂之真紅亦曰乾紅目其草曰紅花以染帛之餘爲

燕支乾草初漬則色黃故又爲黃藍也史記貨殖傳

若干呼卮徐廣注云卮音支茜音借一名紅藍其

花染亦黃也知今之紅花乃古之茜而今茜係蘇

木棗木染成
非古之茜矣

有以杜此句題壁者溼字爲蝸蜒所蝕東坡云潤字
山谷云老字少游云嫩字佛印云落字覓集驗之乃
溼字也出於自然而四人遂分生老病苦之說詩言
志信矣

左省

雍錄曰宣政殿前有兩廡兩廡各有門其東曰日華日
華之東則門下省也居殿廡之左故曰左省西廊有門
日月華月華之西卽中書省也凡兩省官繫銜以左右
者皆分屬焉故杜答岑參詩云窈窕清禁闈罷朝歸不
同言分東西班各歸本省也岑爲補闕屬中書省居右

署公爲拾遺屬門下省居左署所以歸不同也又云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蓋丞相罷朝由月華門出而入中書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若左省官仍自東出故曰我往日華東

吳旦生日岑寄公詩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正言其分左右以出入故公答岑詩亦云然也我往諸本皆作住舊注亦謂公拾遺在左閣故云住日華東然領聯二句俱承罷朝歸而說自當作我往矣卽看上句隨字可見

復齋漫錄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

子美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還
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奉酬嚴
公題野亭云拾遺曾奏數行書嬾性從來水竹居奉
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眞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
奉也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晚出左掖
云避人焚諫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大則廷諍
也

請急

幅側行云已令請急會通籍

吳旦生日釋名急及也言操切之使相逮及也山谷
箋云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爲限晉

書車武子早急出詣子敬盡急而還是也余觀霍光傳光時休沐出上官桀代決事張安世休沐未嘗出

如潁云漢律五日一賜休沐則是晉仍漢制也

按休假休澣休急取急請急此皆休沐之名俗以上

澣中澣下澣爲上旬中旬下旬蓋本月制十日一休

沐之義也

因話錄云沐無點者沐浴也

酒價

玉壺清話曰宋真宗宴羣臣於太清樓問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丁晉公奏曰唐酒每斗三百上曰安知丁曰臣讀杜甫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斗三百上大喜曰甫詩可爲一時之史

吳旦生曰郭次象謂杜詩可知當時酒價然樂天與
夢得沽酒閒飲詩共把十千沽一斗當劉白之時酒
價何太不廉哉芥隱筆記云曹植樂府歸來宴平樂
美酒斗十千十千恐未必酒價言酒美而價貴耳野
客叢書云唐人引曹語如李白詩金尊沽酒斗十千
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詩與沽一斗酒恰
用十千錢許渾詩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十千
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十千沽一斗而一斗三百錢
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沽之價唐食貨志云德
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
千又觀楊松玠談數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

價三百杜引此亦未可知

典論司酒

曰漢孝靈帝末年百酒一斗直千文此可

證漢酒價

肝

義鵠行結句云聊爲義鵠行永激壯士肝

吳旦生曰老杜之義鵠行卽太史公之游俠傳也歷敘健鵠之急難卽斗上捩孤影一句已極振動而脩鱗巨穎紛紛欲墜乃曰此事樵夫傳將鵠事小挽住而轉句云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其時之怒氣坌勃爲何如也遂以肝字結之正不浪下說者謂肝主怒也章法字法俱絕蘇東坡詩一笑鴻肝胃正得斯

旨

埤雅云鵠有義性杜所賦義鵠行是也冬撮鳥之盈
握者夜以燠其爪掌左右易之旦卽縱之令去其往
東矣則是日也不東嚮搏物南北亦然蓋其義性有
捨有縱如此李邕鵠賦所謂營全鳩以自燠乃詰朝
而見釋是也

車箱箭栝

望嶽詩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一門

吳旦生曰寰宇記車箱谷一名車水澗在華陰縣西
南深不可測水經注自下廟歷列柏南入十一里東
迴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從北南入谷
七里又屆一祠出一里至天井其路迂曲不可窮征述

記云柏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谷中無回車
地夾以高原柏林陰翳窮日幽暗殆弗覩陽景

禹貢治梁及岐又曰荆岐旣旅其山本以有兩岐故呼爲岐路之岐今俗呼爲箭筈嶺

胡三省通鑑辨誤云箭筈嶺名有箭

筈關

在鳳翔西南界上宋高宗紹興元年金自鳳

翔攻箭筈關吳玠遣將擊退之蓋蜀口關隘處

鳳華

山記箭栝峰上有穴纔見天攀援自穴中而上如坐

室窺窗

三意

早秋苦熱詩對食暫餐還不能

吳旦生曰趙注但引蔡琰詩飢當食兮不能餐不知此七字已見堆案相仍之苦每至炎蒸之日盤飧具列聊一舉筋爲煩渴所困不復下咽因念此句之妙

卽默坐猶難況簿書邪

誠齋詩話云詩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老杜云對食

暫餐還不能韓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

言而兩意者陳后山云更病可無醉猶寒已自和

詩眼

云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

山谷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蓋

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上有

黃庭下闢元已下多此體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

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

別邪定留人邪山谷愛之蓋與上七言同

踢層冰

早秋苦熱結句云安得赤腳踢層冰

吳旦生曰蔡傳卿注引東方朔神異經云北方有層
冰萬里陳無功謂馬融值史館蒸燠如坐甑中曰安

得披襟赤腳踢陰山之層冰洗塵熱也老杜出此蓋無功所證固確然馬融亦用神異語意而蔡注未可謂妄引非據也陸放翁夏夜泛舟詩夜半歸來步松影真成赤腳踢層冰

茱萸

九日藍田崔氏莊詩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吳旦生曰注家但知引賈佩蘭說宮中九日佩茱萸

事西京雜記云賈佩蘭乃戚夫人侍兒也初學記謂漢武宮人誤不知其來已久矣

按禮記三牲用穀鄭元注云穀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說文漢律會稽獻蘋一斗音魚既切疏賀氏云今蜀郡作之九月

蘋說文漢律會稽獻蘋一斗音魚既切

九日取茱萸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
和十升膏名之毅也則周時已用而漢制特效之如
風土記之折茱萸房以插頭齊諧記之帶茱萸囊以
繫臂猶其後事耳

劉會孟云舊曾手寫誤作好把便覺情性甚遠因贊
醉把之妙然余按王仲言宣城本作再把茱萸仔細
看覺再字更於明年此會呼吸有情

劉禹錫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老杜醉把茱萸
仔細看王維插徧茱萸少一人朱放學他年少插茱
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洪容齋云唐人用此十餘家
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

盧綸茱萸一束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曛白
居易舞鬟擺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強插
茱萸隨眾人張諤茱萸凡作幾年新耿湧髮稀那敢
插茱萸劉商郵筒不解獻茱萸崔櫓茱萸冷吹谿口
香周賀茱萸城裏一尊前比之杜句真不侔矣

風土記云茱萸榦也九月九日熟色赤可采時也別

名秋子

蕭京兆

遣興云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

吳旦生曰東坡謂元宗雖誅蕭至忠然甚懷之侯君
集云蹉跌至此至忠亦蹉跌者耶故子美亦哀之余

按至忠自蒲州刺史附太平公主引爲刑部尙書宋
璟所謂非所望於蕭君也然未嘗歷京兆尹王原叔
注謂蕭望之嘗爲左馮翊後被讒自殺然亦非京兆
也錢牧翁云天寶八年京兆尹蕭炅坐遷汝陰太守
史稱其爲林甫所厚爲國忠誣奏譴逐則所謂蕭京
兆蓋炅也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用漢成帝童謠
哀之亦刺之也

雪滿山

詩說雋永曰王性之嘗見唐人寫本杜詩愁對寒雲雪
滿山乃白滿山也

吳旦生曰吳本鶴本作雪董遐周以雪字爲正言山

寒雲縞望如雪積卽太白所云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霜之與月雪之與雲了不相關此中有賓主句雪之一字禪家句中眼也按升庵弇州俱以白字爲善本殊遜其元勝

慳風

漫叟詩話曰姜少府設鱠戲贈長歌首章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乃知慳風澀雨之句自古有之

吳旦生日借風雨以譏姜侯之慳老杜雖戲應不至此三山老人言嚴冬天寒又連日有風黃河冰益厚矣當此時而鑿冰取魚爲鱠其意勤甚故曰黃河美

魚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余因觀馬虛中詩地瘦
仍慳雨桃羞未著花豈亦有譏邪

腹腴

姜少府設鱠戲贈云偏勸腹腴媿年少

吳旦生曰庚集皮詩中辛集梅詩中河豚已互見矣
今按魚腹下肥肉謂之腴禮記少儀云羞濡魚者進
尾冬右腴夏右鰭注冬氣在上腴腹下也夏氣在下
鰭脊也周禮疏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昭所貴引
以證膾膾亦腹腴前漢書九州膏腴師古注云腹下
肥曰腴蘇東坡詩更洗河豚烹腹腴黃山谷詩飛雪
堆盤膾腹腴張伯雨詩苕谿研鱠腹偏腴

藝苑雌黃云河豚有毒肝與卵食之必死其子大纔
一粟浸之經宿如彈丸人中其毒以水調燭槐花末
及龍腦皆可解吳人珍之以其腹腴爲西施乳嘗戲
作絕句云蕘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甘美
遠勝西子乳吳王當日未曾知雖然甚美必甚惡河
豚味之美也吳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色之美也吳
王好之以亡其國可爲來者戒

張鎬

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七尺鬚眉蒼謂張鎬
也盧德水曰子長爲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爲救房琯
幾陷不測賴張相鎬申救獲免坐是流落劍外可謂千

古大俠錢牧翁曰史稱琯登相位奪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又言其高談虛論招納賓客因董庭蘭以納賄蓋琯以宰相自請討賊可謂之奪將權乎劉秩固不足當曳落河王思禮嚴武亦可謂浮薄之徒乎門客受贓不宜見累肅宗猶不能非張鎬之言而史顧以此坐琯乎賀蘭進明之譖琯謂於聖皇爲忠於陛下則非忠聖皇於陛下何人也而敢以忠不忠爲言肅宗讐父之心進明深知之矣李輔國言陳元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六軍將士盡靈武功臣皆反仄不安琯與鎬在朝何啻十元禮百力士肅宗豈嘗須臾忘之故琯之求將兵知不安其位而以危事自效也許之將而又使中

人監之不欲其專兵也兵敗不卽去而以琴客之事罷
俾正衙彈劾以穢其名也罷琯而相鎬不得已而從人
望也五月相八月卽出之河南不欲其久於內也六月
貶琯而五月先罷鎬汲汲乎恐鉏之不盡也琯敗師而
罷鎬有功而亦罷意不在乎功罪也自漢以來鉤黨之
事多矣未有人主自鉤黨者未有人主鉤其父之臣以
爲黨而文致罪狀榜之朝堂以欺天下後世者

吳旦生曰鎬與琯臭味而又力救公宜公之拳拳於
鎬矣然觀獨孤及撰鎬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二命
平章事起家二年秉國鈞自古未有而鎬傳又云天
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

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聞鎬材薦之釋
褐拜左拾遺則是遷擢如此赫且疾而其始由壬人
以進所謂七尺鬚眉安在公反詠其風雲遇會何也
蕭嵩亦薦云用之爲帝王師余竊有疑焉

西清詩話云鎬雖史稱有王霸大略然當爲相收復
兩京時不聞別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
順爲僞知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
用也豈史氏或有遺邪

匡山

西谿叢語曰杜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李太白青
山人多遊匡廬故謂之匡山容齋二筆曰吳曾能改齋

漫錄內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
墓碑言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彭明太白
生焉彭明縣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于大康山
有讀書堂尙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稱隴西院
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象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
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
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
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僑爲郡
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爲此書以
附會杜詩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彭明有李白碑白生
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爲正藝苑卮言曰南

部新書白山東人父爲任城令因家焉少與魯人隱徂
徠山號竹谿六逸天寶初游會稽因吳筠隱剡中俗稱
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有白之祠尙存至唐范傳正誌
其墓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隋末子孫以
罪徙碎葉神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居縣之巴西而白
生焉唐魏顥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撰其墓碣皆曰廣
漢人故論白者或曰隴西或曰山東或曰蜀李陽冰云
李翰林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山東李白
亦云以張垍讒逐游海岱聞子美所謂汝與山東李白
好蓋自自號也然則白本隴西人產於蜀嘗流寓山東
子美從游時在山東故稱山東也此山東乃關東非今

之山東也

吳旦生曰舊唐書傳南部新書元稹杜詩序晁氏讀書志皆以白爲山東人新唐書傳范傳正碑劉全白墓碣魏顥李陽冰曾鞏太白集序唐詩紀事彭明逸事縣州圖經皆以白爲蜀人楊升庵欲私爲鄉產陳晦伯胡元瑞刺刺不休蓋洪容齋據刊集以攻其附會王弇州又斷以爲蜀產豈容齋所見之本祕不傳世不克盡見邪今所行皆弇州之言也然觀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在當時已同補遺中語矣似爲可據要當以蜀產爲正按唐十道有河北無山東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

山東也故老杜兵車行云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
千村萬落生荆杞又洗兵馬云中興諸將收山東舊
注山東河北也

姑嫜

新婚別云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吳旦生曰前漢書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
尊章嫖以忽蓋舅姑謂之尊章趙德麟謂玉篇云凡
夫之父母曰嫜老杜拜姑嫜何邪正俗云古謂舅姑
今姑嫜亦俗呼爲姑鍾蓋自章音轉爲童也余觀春
秋傳云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卽姑故
曰舅姑則知姑者尊之之辭也又字學集要云夫之

兄曰兄嫜杜詩堂上拜姑嫜或作嫜單作章釋名云俗閒曰兄章章灼也章灼敬奉之也則知嫜者亦尊

之之辭也

野客叢書云吳人稱翁爲官稱姑爲家錢氏納土蓋嘗奏過謂其士俗方言也觀范

曠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爲百歲阿家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憶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苔曰官旣未差臥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爲不誣也

合昏

詠佳人詩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

吳旦生曰本草合歡或曰合昏陳藏器云葉至暮卽合故曰合昏今夜合花是也古雋考略作合梧音昏庾信詩建始移交讓徽音種合昏

陸公佐新漏刻銘云合昏暮卷蓂莢晨生注合昏槿

也其葉夜合而明舒周處風土記亦以合昏爲槿黃
山谷箋杜云合昏木名朝舒夕斂

東南雲

遣興云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吳旦生曰梁瑄不歸弟兄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慘然
久之老杜用此意也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
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北史元樹奔南每
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歎欷袁豹作檄云延首東雲
謝靈運上書云注心南雲陸機思親賦指南雲以寄
欽陸雲贈鄭曼季詩響溢南雲江總九日詩心逐南

雲逝

魚龍鳥鼠

埤雅曰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魚龍水名鳥鼠山名亦鳥鼠秋而魚龍夜是詩兩句而含三事也

吳旦生曰水經注一水發源天水縣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捕因謂之魚龍水又隴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得石破其中有魚痕鱗甲纖悉畢具燒之有魚氣蓋魚蟄泥而變爲石又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困開音淵古字所謂魚龍以秋日爲夜也

爾雅鳥鼠同穴其鳥爲鶡其鼠爲鼈山海經注鼈如人家鼠而短尾鶡似燕而小黃色穿地入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河圖云鳥鼠同穴地之幹也上爲

掩畢星又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氏大傳云鳥鼠
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蔡仲默以爲怪誕不足信而謂
同穴自爲山名鳥鼠爲同穴之枝山墅談駁之云今
鳥鼠同穴山在渭源縣西七十六里俗呼爲青雀山
實有鳥與鼠同處於穴又甘肅志涼州之地有兀兒
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形似雀
色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按涼州唐屬隴右道
岑參詩龍魚川北盤谿雨鳥鼠山西洮水雲

白題

秦州雜詩羌舞白題斜

吳旦生曰正文作白蹏非是蔡興宗正異云白題字

義與雕題同按南史宋武帝時西北遠方有白題遣
使入貢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白題將一
人服虔注云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塗塈其額也後見
墨莊漫錄云蓋白題其人下馬捨之始悟白題乃氈
笠也其人多爲旋舞笠之斜似乎謂此也楊廉夫詩
大姬白題作羌舞恐氈笠非大姬所用之物亦是誤
認白題也

不夜城

秦州雜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

吳旦生曰王子韶謂無風谷名不夜城名地理志不
夜縣古有日夜出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

名齊地記不夜城在陽城東南按班史云有如日夜
出此城是時城方成耳杜詩用此東坡雪後詩明月
長來不夜城亦用此

郡國志登州文登縣有不夜城有石橋卽始皇造欲
過海觀日所出處三齊略記云鄭元常居不夜城南
山中教授黃巾亂而散

鳳林

秦州雜詩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

吳旦生曰水經河水又東歷鳳林北注鳳林山名五
蠻俱峙耆諺云昔有鳳鳥飛游五峰故山有斯目矣
秦州記枹罕原北名鳳林川一統志鳳林關在臨洮

府蘭縣黃河側唐書地理志河州安昌郡有鳳林縣
縣北有鳳林關唐時陷於吐蕃大歷二年吐蕃入奏
云贊普請以鳳林關爲界張籍涼州詞鳳林關裏水
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

魚海縣名天寶元年河西節度使王郵奏破吐蕃魚
海及遊奕等軍又郭子儀取魚海五縣是也岑參詩
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瘧疾

西清詩話曰有病瘧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病者曰
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故也
子美曰更誦吾詩云子璋觸體血模黏手持擲還崔大

夫其人誦之果愈漁隱叢話曰世傳杜子美詩可以愈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沈疴之去體也好事者乃爲此論殊可笑借使瘧誠有鬼若知杜詩之佳是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泄之間哉觀子美有詩云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則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耳

吳旦生曰杜詩截瘧亦如檄草陳琳頭風可愈文成孟召狂發能差之意而來病君子正自不免此兩截事亦兩不相妨也胡苕谿往往認眞煞講耳葛常之亦舉此案謂靈於人而不靈於己皆高頭巾認眞之過也觀賓退錄云世人瘧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閭

菴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
授謫制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瘧
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
地有覲屢鮮妝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余笑
趙與時又來認眞也

左傳齊侯疥遂瘖唐姚崇病瘖移告按瘧疾爲病瘖
小瘖也瘖大瘖也疥當爲瘑

漢舊儀云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
瘧鬼故退之遣瘧詩云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
何不肖子尙奮瘧鬼威又云咨汝之胄出門戶何巍
巍祖軒而父頃未昧于前徽而其後又有湛湛江水

清歸居安汝妃之語蓋本於漢舊儀也

筆

寄賈司馬嚴使君詩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

吳旦生曰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晁氏概以詩爲詩筆非也按劉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卽第三弟孝儀六卽第六弟孝威沈約傳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時人謂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因話錄云韓愈能古文孟郊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杜牧之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養處

抓王荊公詩閒時用意歸詩筆靜外安生比泰山蘇

東坡詩水洗禪心都眼靜山供詩筆總眉愁

嫖姚

漁隱叢話曰後出塞詩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陪柏
中丞觀宴將士詩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書霍
去病爲嫖姚校尉服虔云音飄搖師古云嫖頻妙反姚
羊召反並去聲呼而子美作平聲用蓋取服虔音耳王
荊公詩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蓋承襲子美而用
也

吳旦生日古音略謂漢書霍去病傳票姚荀悅漢紀
作票鵠票音鶻鶻鵠皆鳥名言如鶻之疾鵠之擊也

惟服虔音作飄搖野客叢書云嫖姚作平聲用如梁蕭子顯詩夫婿仕嫖姚庾信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校尉稱嫖姚唐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日歸高適詩每逐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嫖姚張祜詩二十逐嫖姚羅隱詩尊罍合伴霍嫖姚李益詩君逐嫖姚將韋應物詩嫖姚恩顧下中有霍嫖姚張籍詩曾將順策佐嫖姚爲佐嫖姚未得還杜牧之詩麌兵不羨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姚郎士元詩壯心竟未嫖姚知宋人如王元之詩繡服霍嫖姚劉貢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爲陳后山詩故家文物尙嫖姚如此甚多未見

有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

荀子美麗姚冶漢武傷李夫人賦縹飄姚平愈莊漢
郊祀歌雅聲遠姚皆用姚字

海運

後出塞云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

吳旦生曰公又有昔游詩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
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則唐時已海運糧儲矣草
木子云元海運自宋清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
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
卽抵直沽交卸似謂二人之功創所未有而不知已

前此也

輟耕錄云宋季亡賴子抄掠海上朱清張瑄爲雄長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至沙門

島往來若風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後請招懷奏可
清道授金符千戶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
年也

歷代詩話卷三十六

歷代詩話卷三十七

己集四

岑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杜詩 卷中之上

鐵堂

鐵堂峽詩狹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

吳旦生曰狹藏於兩山之間有如堂隍蓋用秦風終南何有有紀有堂之語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又云何知若人胸中有積立鐵則又用老杜積鐵語矣

城

石龕詩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城

又曠

吳旦生日蔡傅卿注磼音戎磼磼之屬詩話以爲磼類鼠而大余考埤雅磼大小類磼長尾尾作金色俗謂之金縷磼是也生川陝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皮爲臥縷鞍被坐耗之用磼甚愛其尾中矢毒卽自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爲身患也磼一名猱詩曰無教猱升木顏氏以爲其尾柔長可藉然則制字从柔以此故也

黃山谷箋云招隱篇熊羆咆兮虎豹號

黃獨

後山詩話曰黃獨無苗山雪盛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

黃精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
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江西謂之土卵煮食
之類芋魁云

吳旦生曰詩話皆以爲芋魁非也觀其雪盛而無苗
可知非芋魁矣乃其類芋魁而小者張文潛謂其根
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饑歲土人掘食以充糧故
老杜云爾沈存中證赭魁最詳謂今南中極多膚黑
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如
赭南人以染皮製韃閩嶺人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
注中所引乃此物述異記云藥中有禹餘糧者昔禹治水棄其所餘糧于江中生爲藥

洪武初僧宗泐有斷黃獨詩向來垂涕人遙遙千載

慕蓋指老杜也戴叔倫詩地瘦無黃獨春來草更深

一
裹

狂夫詩雨裏紅蕖冉冉香

吳旦生日古音所載裹者說文以爲書囊也字林以爲香襲衣也三蒼以爲露莖花也西都賦裹以藻繡乃書囊義古詩胡香裹還幡乃香襲衣義杜詩此句乃露莖花義古今字義相承之異也

石筍

石筍行云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爲表今仍存

吳旦生曰酉陽雜俎云蜀石筍街夏中大雨往往得
雜色小珠俗謂之地當海眼莫知其故故蜀僧惠嶷
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怒其太侈焚
之今在此地或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又華
陽記云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珍珠結成簾漢武帝時
蜀郡火燒數千家樓亦以燼今人往往於砂土上獲
真珠又蜀郡故事云石筍在衙西門外二株雙蹲云
真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爲大秦寺其門樓
十閒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
腳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拾得珍珠瑟瑟金翠異
物今謂石筍非爲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筍附近耳

蓋大秦國多璆琳琅玕明珠金碧水道通益州永昌
郡則寺疑此國人所建也又後漢書方術任文公傳
公孫述時武擔山折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
三月果卒唐章懷太子賢注云武擔山在今益州成
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
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
乃發卒之成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
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
成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今俗名
爲石筍梁益記云石筍二在子城西門外按圖經在
少城中夏門外一百五十步曾折再立之各高丈餘

圍六七尺云其下是海眼卽非也又益州名畫錄云
孟蜀時畫工李文才寫義興門雙石筍告道士范德
昭昔云眞珠樓基或云是海眼未審孰是德昭曰吾
聞諸至人斯乃蠶叢啟國鎮蜀之碑中以鐵柱貫之
以橫石相理埋于地際上有文字言歲時豐儉兵革
水火之事諸葛曾掘驗之眞珠樓基海眼皆非也云
出方圓記據此則或云城或云樓或云寺或云碑則
非墓矣章懷太子云是妃墓則豈是昔時卿相邪歷
稽諸言與老杜不合爲詳載之

稚子

冷齋夜話曰筍根稚子無人見世不解稚子爲何等語

唐人有食筍詩稚子脫錦襯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桐江詩話曰唐詩蓋謂筍之脫籜如小兒之解襯冷齋以稚子便作筍則非也

吳旦生曰或引交州記以爲竹鼠或引爾雅以爲野雉舊注以爲宗文字稚子種種可笑余觀杜牧之詩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攜此言筍如稚子卽以小杜作大杜注腳可也蘇東坡送筍詩駢頭玉嬰兒一一脫錦襯雖本唐句然嬰兒卽稚子也張廣神異經竹子筍子亦此意如謝宗可同根竹詩競秀亭亭一種奇駢頭曾脫錦襯兒張伯雨竹石詩龍孫乍脫襯兒錦石面都皴彈子窩岑靜能食新筍詩脫襯錦紋散

切玉霜刀弄李西涯謝惠筍詩韞材有派分洋谷
衲錦無心鬪馬嵬又以此作錦衲注腳

梅雨

庚谿詩話曰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
然少陵曰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
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
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此子厚
在嶺外詩則南粵梅雨又在春末是知梅雨時候所至
早晚不同

吳旦生曰范石湖吳船錄謂蜀無梅雨子美梅熟時
經行偶值雨耳恐後人便指爲梅雨故辨之據此則

庚谿誤認爲梅雨而謬爲其說也老學庵筆記云子
美雨詩蓋成都所賦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
半積陰氣令蒸溽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
氣有不同邪埤雅云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閒梅欲
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汁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
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颭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
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變
而成杏地氣使然也

月令廣義云徽音梅黓音軫溽溼之氣也一作霉黓
廣韻黓又作黧

東絹

雙松圖歌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

吳旦生日舊注鷺谿地名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

謂之鷺谿絹卽東絹也文與可詩待將一段鷺谿絹

東坡答與可詩爲愛鷺谿白繭光元何太虛詩千黃

金雙白璧鷺谿白繭纔數尺

韻語陽秋云祕省古今名畫如所用絹素凡涉

名筆必密緻堅厚蓋慮其易敗也米元章畫史云古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熟湯熟入粉槌如銀版

故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璿便謂不是非也余謂用粉槌絹固善然視他絹丹青恐易渝

也

閻立

贈蜀僧閻立師兄詩題下公自注曰太常博士均之孫

吳旦生日成都文類均銅梁人與杜審言同年均善

書卽所云世傳閻立筆峻極逾崑崙者雪嶺多其碑
碣甫時尙存僧在成都與甫通家來往唐詩紀事云
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謂審言以詩均以字同侍
武后也困學紀聞云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
均之文也舊史景龍中均爲安樂公主所薦拜太常
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已
芋栗

詩話類編曰芋栗大果也莊子所謂狙公賦芋是也杜
詩園收芋栗未全負正指此物今以芋栗解作蹲鴟之
芋一何遠哉

吳旦生曰爾雅櫟其實棣櫟實也棣盛實之房也

唐風集于苞栩陸璣云今柞櫟也徐州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柂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斗或云櫟斗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則柞櫟也杼也柂也皆櫟櫟之通名風土記云吳越之間名柞爲櫂古今注云杼實爲櫟據此則芋栗卽櫟栗爲其形如栗也卽老杜同谷歌所謂歲拾櫟栗隨狙公也按韻書芋羊諸切櫟狼狽切由柂而杼由杼而芋由櫟而栗字變而聲不變也若以爲蹲鵠之芋芋羊茹切字與聲皆變誠去之遠矣顏氏家訓云有

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蹲鵠芋也而爲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鵠青棠集云張九齡送芋與蕭炅書稱蹲鵠炅不學答曰損惠芋拜嘉惟蹲鵠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譚賓錄云

馮光震注蹲鵝爲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種種可資笑柄

漁隱叢話曰舊本栗字今作粟子美以其園猶有芋栗收所以爲不全貧若園更以收粟是豈得爲貧也

野航

漁隱叢話曰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航是大舟野客叢書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航子美詩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之豈大舟也

吳旦生曰釋名方舟謂之杭卽詩一葦杭之俱作虛用昔秦王捨舟於餘杭因名杭州不從舟而從木亦此義勉夫引杭以證航看得最活後人必於此字論

量大小拙甚矣黃山谷云艇改作航殊無理此特吳體不必盡律楊升庵云艇字有平音古樂府沿江有百丈一濡多一艇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艇音廷杜詩用此音也余以航字本當必欲抑而爲艇字因一作仄一作平何紛紛也

廣雅艤艇皆舟也淮南子越艤蜀艇不能無水而行皮襄美答魯望惠魚詩何事覬君偏得所只緣同是越艤郎海錄碎事云艤渠恭切小舟也

公用野航亦有所出按晉郭翻乘小舟歸武昌安西將軍庾亮造之以其船狹小就引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猥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船也

揚州

韻語陽秋日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

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露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卻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有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吟詠其下豈不誤學者

吳旦生日墨莊漫錄時南平王爲揚州刺史愛客開東閣遜以詞藝早聞故引爲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爲揚州則遜之所 在揚州乃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野客叢書云西漢

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曲阿

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則廣陵之爲揚州亦未甚久

也

煬帝行幸時避諱故改言江都

據此則遜在建業無疑馮惟訥乃

云維揚新志載遜此詩題曰揚州法曹梅花盛開或

有據也不知近來志記等書漫無確據可信如廣輿

記亦引廨舍詠梅入廣陵南北朝名宦中可笑惟一

統志不混入然攷之梁書且已載此又何論其他

舍南舍北

客至詩舍南舍北皆春水

吳旦生曰韋述開元譜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社南者呼社南氏社北者呼社北氏楊升庵據此謂子美

正用其事不知者改爲舍耳胡元瑞謂此在蜀草堂
詩也花谿僻地何得有倡優居之且旣曰倡優所居
必酒食豐渥之地而杜詩下有盤餐市遠之句何耶
又旣曰倡優取媚酒食而杜之遺杯殘瀝不以及之
迺與鄰翁對酌何耶余以只看皆春水三字便與花
逕蓬門景物映帶宜从舍字若作社則下截反搭不
上矣錢牧齋謂舍南舍北公之所居也若云社南社
北則倡優之所居安得取以自況乎顧脩遠謂公之
南鄰則朱山人北鄰則王明府也肯與共飲竟可呼
取而來見平日忘形之至

也音夜

老學庵筆記曰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諸晁讀杜詩稚子也能賒又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

吳旦生曰劉須谿謂放翁以也字作夜音最得杜意
余觀老杜有野人送朱櫻詩西蜀櫻桃也自紅又遣
閼詩青袍也自公元微之寄樂天詩也向慈恩寺裏
遊凡此數也字本皆音夜詩家往往用此劉貢父所
謂不可如字讀

竹根

少年行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
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吳旦生曰段氏蜀記巴州以竹根爲酒注子爲時珍
貴也陳晦伯天中記云庾信謝趙王賜酒詩山杯捧
竹根杜詩共醉終同臥竹根酒譜蓋以竹根爲飲器
也董遐周駁之云臥之與捧豈可强合晦伯未繹詩
情耳余以瓦盆貯酒竹根爲注巴俗皆然此卽蘆酒
之意同醉而臥不必泥其地也李長吉詩山杯鎖竹
根蓋捧與鎖與臥一也

鶴林玉露云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
者同一醉也由是推之蹇驢布韁與金鞍駿馬同一
遊也松牀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
貴賤可以一視矣

賣文

聞斛斯六官未歸云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

吳旦生曰賣文爲活段湛事而楊子雲亦賣文論衡
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賣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

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鹿闢中之羊也安得妄

載

潛居錄云子雲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

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云云田藝衡云子雲家無擔石之儲卻蜀

賈錢若韓退之譽墓中人得金視圈鹿闢羊何如也

故子美二語有深意矣顧脩遠云唐史拾遺斛斯融

字子明尤工碑銘四方以金帛求其文者歲不減十

萬隨得隨費室人至貧窶不給故曰賣文倒懸此道

其實也結語云老罷休無賴謂其所得十萬隨得隨盡此少年無賴之事今老且罷矣無如少年之無賴可也此論一出覺從前以爲矜高之意公取自況者俱是隔膜

花卿

楊升庵曰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爲多杜子美七言絕近百當時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所謂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閒能得幾回聞也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胡元瑞曰花卿蜀小將耳

雖恃功驕橫然非有韋皋嚴武之權王建孟昶之力卽欲僭用天子禮樂惡得而僭之用脩以子美贈詩爲諷眞兒童之見也凡詞人贊歎聲色不曰傾城則曰絕代子美蓋贈歌者偶姓字相合亦云花卿實何戡辭濤輩用脩便以破段子璋者當之然求其說不得也故有僭用禮樂之解

吳旦生日升庵此解甚得元瑞強欲折之然宋人已發其旨不自升庵始也杜有戲作花卿歌漁隱叢話云花卿雖有平賊之功驕恣不法子美不欲顯言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旣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語句含蓄鶴林玉露云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

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
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觀此則花
卿豈何戡薛壽輩乎花卿名敬定舊史崔光遠傳高
適傳皆載其名字黃山谷云花卿冢在丹稜之東鎮
館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天中記云花敬定長安人至德中從崔光遠入蜀討其元猶騎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適浣紗女語云無頭何以盥爲遂僵仆居民葬之谿上廟祀之

段子璋

有功封嘉祥縣公

後又平寇單騎塵戰已喪

至德中從崔光遠入蜀討

沃盥適浣紗女語云無

頭何以盥爲遂僵仆居民葬之谿上廟祀之

杜詩成都猛將

有花卿學語

小兒知姓名

元瑞又云工部諸絕非漫興則拘體以入歌曲自不
宜獨此首風致翩翩音節調美故諸妓女習之其爲
贈歌者益明如楊說則一老頭巾詠史語耳風致音
節何在竊以風致音節之美妓女唱習便謂是贈歌

者則唐世名公絕句取爲樂府以唱習之者豈皆歌

樓贈答詩邪其諸詩類多從軍離別之辭豈盡作頭

巾語邪按杜公此詩在樂府爲入破第二疊王維秦

川一半夕陽開爲相府蓮訛爲想夫憐秋風明月獨離居

爲伊州歌岑參西去輪臺萬里餘爲簇拍六州伊州

梁州氏州甘州涼州謂之六州盛小叢雁門山上雁初飛爲突厥三

臺三臺曲名自漢有之韋應物集有上皇三臺元曲有鬼三臺訛爲三台王昌齡秦時

明月漢時關爲蓋羅縱張仲素亭亭孤月照行舟爲

胡渭州王之涣黃河原上白雲閒爲梁州歌張祜十

指纖纖似筍紅爲氏州第一荷載月裏嫦娥不畫眉

爲甘州歌無名氏千年一遇聖神朝爲水調歌雕弓

白羽獵初回爲水鼓子

後轉爲漁家傲

功曹

劉貢父詩話曰杜詩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帝謂鄧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爲功曹云鄼侯非也焦氏筆乘曰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

吳旦生曰攷之鄧禹是空說未實爲功曹曹參亦未爲功曹公乃用史記中事非誤也蕭相國世家云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曹相國世家云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本紀云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

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
主吏主進注云主吏功曹也元遺山送馬郎中詩功
曹此日漢蕭何家世當年老伏波

三奇

野望云西山白雪三奇戍

吳旦生曰行本作三城戍王原叔注謂西山三城列
成高適疏論不納一本作三年皆非困學紀聞云按
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皋傳遣大將陳
泊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當從古本
三奇爲是

公有西山詩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按唐志注唐

興有羊灌田朋笮繩橋三城也又對雨詩雪嶺防秋
急繩橋戰勝遲此乃三城之一耳

蕩船

送段功曹歸廣州詩湖日落船明

吳旦生曰蔡興宗改落作蕩謂非久在江湖閒者不知蕩字之爲工也而竹坡老人反疑之以爲不若落字爲佳耳王勉夫謂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他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圃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迥別余見行本皆作落今從蔡王之論決宜定爲蕩字雨蕩風蕩較之日蕩猶遜

錦竹

楊升庵曰子美有從韋明府續處覓錦竹三數叢詩黃鶴注云考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文如錦名之竹紀有蒸竹齒墮竹其皮類繡豈卽此乎近閱梅宛陵集錦竹詩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注其下云此草也似竹而斑始知黃鶴有金注之畧耳

吳旦生曰行本作絲竹蔡博卿注引唐志漢州有絲竹縣縣有紫巖山縣竹蓋產於此山也其說恐非按綏草一名錦竹爾雅釋草綏似綏組似組陳風邛有旨鵠注云鵠小草雜色如綏說文薦綏也从艸鵠詩

曰邛有旨薦是五狄切述異記吐綬鳥若天晴淑景
則吐綬長一尺一名錦帶功曹卽詩所謂旨薦也薦
本草名而紋似綬故字从鶡从艸

皀帽

癸辛雜識曰管寧白帽之說尙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
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嘗著皀帽又云著絮帽布
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
嘗著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
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象亦然當時國子生
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羅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崇
祖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檐白紗帽唐六典

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怡白帽之類通爲慶弔之服
白紵歌質如輕雲色似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杜詩光明
白斂巾常念著白帽白樂天詩青筇竹杖白紗巾古所
以不忌白者蓋喪服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緼皆麻
也惟以升數多寡精麤爲異耳自麻之外縉縞固不待
言苧葛雖布屬亦皆吉服縞帶苧衣昔人爲贈則亦何
忌之有漢高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不備
禮後世多忌諱喪服求殺今有以縞素爲總功者宜巾
帽之不以白也

吳旦生日弁陽老人言殊博辨然以證世俗巾帽之
色則佳若謂管寧爲白帽恐誤也余按杜詩劉會孟

本王洙本及它善本皆曰阜帽應兼似管寧魏志云
管寧在家恆著阜帽布襦隨時單複白氏六帖亦云
幼安恆著阜帽布襦袴若杜氏通典所載帛帽當是
阜字傳寫之差錯耳安得以帛爲白也蓋阜染草也
釋名云阜早也日未出時早起視物皆黑此色如之
也不可援幼安以硬證白帽明矣孔氏六帖載地理志湖州土貢折阜

巾

乳酒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缾云山城乳酒下秋

雲

吳旦生曰蓮斗樞酒乳也所以柔身扶老也乳忍九

切春秋緯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
哺人梁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言酒
之香如花色似乳也

行本作山瓶乳酒下青雲按此酒必青城山道士所
造當依古本作山城爲是作山瓶不成語

檻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云新添水檻供垂釣

吳旦生曰說文檻櫩龍可參也一曰圈養畜之也趙
凡夫以爲溷慊慊戶也子美亦如其誤小雅觱沸澑

泉石經通本並誤作檻泉非是

釋名水正出曰濫泉濫銜也如人口有所銜口闔則

見也爾雅濫水出正卽檻泉也沃泉下出汎泉穴出灘者反入汎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爲汎肥者出同而歸異皆禹所名也銷夏集云泉出于山正出曰檻出異歸曰肥泉異同歸曰漢泉

生成

屏跡二首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吳旦生曰或以生成對雨露嫌其虛實不類然生爲造成爲化正與雨露字相敵如陳后山詩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吹爲陰噓爲陽其銖兩足配日月也王伯厚云生成吹噓字若輕而實重

萬里

絕句云門泊東吳萬里船

吳旦生曰老杜有草堂在萬里橋之西而東吳船泊乃其門頭卽景也范石湖吳船錄云合江亭者岷江別派自永康離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合於此以下新津綠野平林煙水清遠極似江南亭之上曰芳華樓前後植梅甚多故事臘月賞梅於此管界巡檢在亭旁每花開及三分巡檢司具申一兩日開燕鹽司預焉蜀人入吳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葛孔明送費禪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於此後因以名橋子美詩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橋正爲吳人設

揚雄蜀記云星

橋上應七星李膺益州記云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二員星橋今名安樂三機星橋今名建昌四彝星橋今

名雀橋五尾星橋今名禪尼六沖星橋今名永平七
曲星擣今名升仙華陽國志云李冰造七橋應七星

故世祖謂吳漢曰
安軍置在七星閒

玉帳

送嚴公入朝詩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

吳旦生日王洙注玉帳術兵書也增釋又引唐藝文
志有玉帳經一卷雲谷雜記云公又送盧待御詩但
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注則云見玉帳術注中然句
中無術字則不當引前注按顏之推觀我生賦守金
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袁卓遁甲專征賦或倚直
使之游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乃兵家厭勝之
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猶玉帳然

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已爲玉帳主將宜居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爲河魁謂主將之帳在戌也

一點

翫月詩關山同一點楊升庵曰東坡洞仙歌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山高月小用其意也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胡元瑞詩藪中辨其非點字而筆叢又引坡詞乃繡簾開一點點字句絕者以證楊之誤

吳旦生曰點字較勝工詩者自知楊何必引坡詞卽據嘯餘譜所載洞仙歌凡四體而前段皆同後段小變坡詞乃第一體也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九字爲

一句元瑞謂點字句絕是未按本調妄自爲說也九
字連讀則一點非月而何

東坡洞仙歌云冰肌玉骨

四字句

自清涼無汗

韻五字句

水

殿風來暗香滿

叶七字句

繡簾開

一

點明月窺人

九字句

人

未寢

三字句

敲枕釵橫鬢亂

叶六字句

起來攜素手

五字句

庭戶無聲

叶四字句

時見疏星渡河漢

叶七字句

試問夜如何

夜已三更

叶九字句

金波淡玉繩低

轉叶七字句

但屈指西風

幾時來

入八字句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叶九字句

西谿叢話曰孟蜀王水殿詩東坡續爲長短句冰肌
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敲
枕釵橫雲鬟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飛星渡河漢

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一云昶與花蕊夫人避暑摩訶池上所詠玉樓春詞也一云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處景色暗相似故彙括稍協律以贈之也然攷東坡洞仙歌序云眉州宋尼年九十餘自言入蜀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宋具能記之今四十年來已死矣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

田子藝云岑嘉州嚴灘一點舟中月又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又西看一點是關樓朱灣白鳥翔翠微詩淨中雲一點宋張安國詞洞庭青草近中秋更

無一點風色夫月雲風也馬也樓也皆謂之一點甚奇

蔚藍

老學庵筆記曰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吳旦生曰蔚藍字度人經作鬱繚今陸放翁謂隱語不可理解之物反增一障此明是天之色故老杜言垂光也范德機詩隔水照見蔚藍天則又借水寫出正得垂光之意

余卽觀放翁詩微風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此亦言天之色耳豈隱語邪東坡詩共把鷓夷一尊酒相逢卵色五湖天則先放翁用之天啟中沈景倩詩襯日魚鱗水烘人卵色天又全用放翁語矣花閒詞云一方卵色楚南天注以卵爲卯而注坡詩者改卵色爲柳色皆說者之過

尊羹鹽豉

泛房公西池詩豉化尊絲熟藝苑雌黃曰世說陸機詣王武子指羊酪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尊羹但未下鹽豉耳尊羹得鹽豉尤美故梅聖俞詩鹽豉煮尊香味全黃山谷詩鹽豉欲催尊菜熟蓋千里湖名也

千里湖之蓴菜以之爲羹可敵羊酪然未可猝致故云
未下鹽豉耳

吳旦生日一日與韓人穀舉此云羊酪不受五味調
劑所謂蓴羹可敵者謂蓴羹可敵羊酪但羹以受和
而更美耳若云未可猝致又添語障余以人穀之言
卽劉須谿所云言外謂下鹽豉後尙未止此也陸放
翁詩湘湖蓴菜豉偏宜自注云蓴菜最宜鹽豉所謂
未下鹽豉者言下鹽豉則非羊酪可敵蓋盛言蓴羹
之美爾據此則其義益明按逸雅豉嗜也五味調和
須之而成乃可甘嗜也說文解豉字云配鹽幽菽也
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于甕盎中故曰幽菽皇

甫庸云吳人善治豆豉遂以呼之宋京師謂豉曰鹽

豉或因此云

史記樊噲鹽豉蓋四物也後漢書羊續爲南陽太守鹽豉共器

千里湖在溧陽至今產美蓴俗呼千里漬按晉書載
陸機答武子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張鉅山詩一出
脩門道重嘗末下蓴又以末下爲地名沈明遠引齊
高帝設蓴事亦曰千里末下皆地名也陳眉公云或
說千當作芊末當作秣千末皆省文也秣下卽秣陵
據此則全異世說矣

說文羹五味之和也羹一名漒音泣一名臚左傳晏子
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燁之以薪宰
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

草堂

老學庵筆記曰杜少陵在成都有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花皆見於詩中萬里橋故迹湮沒不可見或云房季可園是也

吳旦生日萬里橋之西草堂卽裴中丞所營也結廬枕江竹木觴詠之地房氏因以爲園耳按公草堂有四其一在西枝村未成其一在瀼西則所謂乾坤一草亭者是也其一在東屯則所謂兼茅屋者是也其一在浣花則所謂斷手寶應年者是也浣花草堂三年後成成數月爲秋風所破其流落亦甚矣韻語陽

秋云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閒關秦隴於是入蜀始
有草堂之居觀其乞樹木於何少府乞果栽於徐少
卿以至詰王錄事許脩草堂貲不到蓋其流離貧窶
不能自給皆因人而成也然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
其心未嘗一日不在草堂遣弟檢校草堂云鵝鴨宜
長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云尙念四小松蔓草易
拘纏送韋郎歸成都云爲問南谿竹抽梢合過牆每
致意如此成都亂定再依嚴武復歸草堂云不忍竟
捨此復來理榛蕪入門四松在步蹀萬竹疏則其喜
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公詩考之
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

年秋公已在雲安此草堂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閒居
梓闈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
草堂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償其經營
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

漏天

朱文公語錄曰杜詩最多誤字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
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
其義遂改漏字爲滿似此類極多

吳旦生曰梁益記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山谷高深
沈晦多雨黎縣常多風故謂黎風雅雨寰宇記邛都
縣漏天秋夏常雨故曰漏天僰道有大黎山小黎山

四時霖霪不絕俗呼爲大漏天小漏天古詩地近漏
天終歲雨其著名已久人自不曉妄加改易耳

元二

送元二適江左劉會孟本公自注元結也錢牧_平曰按
次山退居樊上未嘗至蜀廣德元年授道州刺史未嘗
適江左碑傳及次山集可考宋刻善本亦無此六字

吳旦生日觀詩中晉室丹陽公孫白帝絕不類次山
末云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尤非對次山語按本
傳結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
庸十餘萬緡因之流亡盡歸卽其春陵行序云道州
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

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
限者罪至貶削故老杜謂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
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國史補
云天寶之亂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扞寇之功
曾此人而區區戒以莫論兵邪

卻

小箋曰劉辰翁謂衣冠卻扈從爲還京之喜與先時不
及扈從而今扈從道旁觀者之歎班行回首之悲盡在一
一卻字中辰翁評杜多於虛字著眼亦小小閒架耳於
杜詩實無所解

吳旦生日此辰翁爲陳宏叟詩序中語也王生學詩

又云徒一御字而昔之宜扈從而不扈從與後之欣
喜復辟舍其枯而集其菀者具是有焉辰翁神悅一
御字而諄復如是余以虛字見意老杜所長辰翁拈
出不爲無識殆未可以小視之也

左擔

焦弱侯曰杜詩左擔解者不知其說按華陽國志自僰
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至險難行
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行人爲語曰檣谿赤木盤蛇七曲
盤羊烏櫂氣與天通庶降賈子左擔七里左擔纔見此
耳

非太平御覽引蜀記云蜀山自縣谷葭萌卽杜此詩上句葭萌氐種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迴也任豫益州記云左擔道在陰平縣北於成都爲西其道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鄧艾東馬懸車之處楊升庵云據三書是左擔有三縣谷一也陰平二也朱提三也義則一而已朱提今之烏撒雲貴往來之路也

反舌

後山詩話曰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吳旦生曰蔡君謨以反舌爲蝦蟆陳藏器謂今之鶯

一名反舌余展卷及此輒爲大噱按易通卦驗云百舌者反舌鳥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劉孝綽詩復值懷春鳥枝頭弄好音徐悱妻劉氏詩風吹桃李氣過傳春鳥聲韋鼎詩萬里風煙異一鳥忽相驚此皆梁陳之句在老杜前者至唐張籍試反舌無聲詩破題云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此其爲百舌無論矣然於春則有聲於夏則無聲可悟老杜過時之義故劉夢得百舌吟云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隨春輝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蒿下飛

許慎注淮南子云五月陽氣盛於上陰氣起于下百舌無音故無聲也朝野僉載云百舌春轉夏止惟食

虹蚓正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而往蓋物之相感也古今辭章中多取此以況人之巧言者故老杜詩云爾余觀春秋保乾曜云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則氣類實有以相召又不止辭章之取況而已讀君側讒人之語可不爲寒心哉

醉如泥

寄嚴鄭公詩先判一飲醉如泥

吳旦生曰墨莊漫錄南海有蟲無骨名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五國故事云僞閩王延慶爲長夜之飲以銀葉作杯柔弱爲冬瓜片酒既盈不可寘杯惟盡乃已名曰醉如泥後漢周澤爲太常清潔

循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鬪問所苦澤怒以
妻千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叶奚作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叶一日
不齋醉如泥旣作事復祇迷

惆悵

墨莊漫錄曰丹青引贈曹霸詩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賜
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喜霸之能寫真畫馬也
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歎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
此說則意短殊不知深譏肅宗也始云先帝天馬玉花
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廻立闇闔生長
風帝旣見先帝之馬當軫羹牆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

不若圉僕見馬惆悵而懷先帝

吳旦生曰此贈曹將軍詩張彥遠畫記乃云贈韓幹
非是因想其拂絹之時意匠慘澹曹將軍滿肚感慨
矣肅宗無父之心老杜託之興諷不一而足乃其睞
懷先帝尤所不忘故韋宅觀曹畫馬又云憶昔巡幸
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
圖筋骨同蓋明皇幸驪山溫泉宮在長安東新豐縣
王毛仲以廄馬數萬從幸每色爲一隊相間若錦繡
老杜有盛衰存沒之思故往往及之